

Salman
Rushd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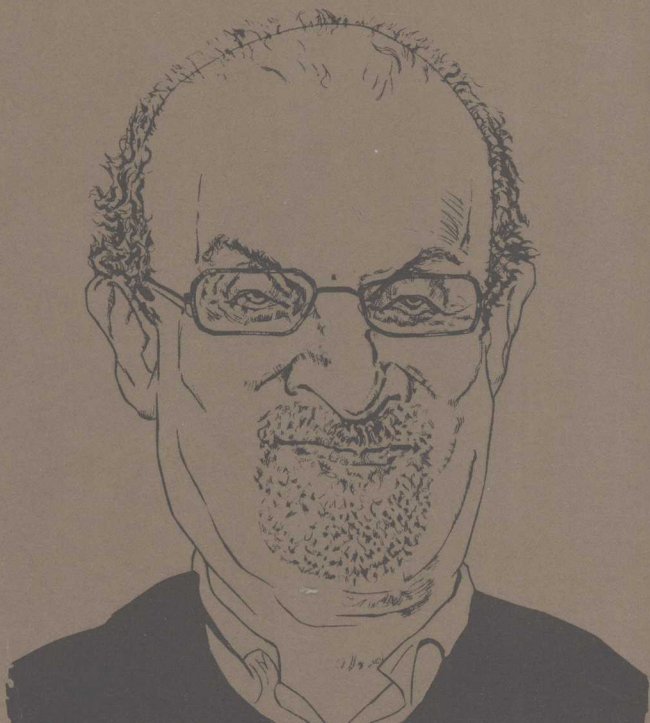
SHAME

羞耻

【英】萨尔曼·拉什迪◎著

黄灿然◎译 莫言◎审荐

拉什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羞耻 / (英) 萨尔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著; 黄灿然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14-02608-2

I. 羞… II. ①拉… ②黄…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4023号

羞耻

[英] 萨尔蒙·拉什迪◎著

黄灿然◎译 莫言◎审荐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www.jspph.com

ISBN 978-7-214-02608-2

定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www.jspph.com

ISBN 978-7-214-02608-2

定价: 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羞耻 / (英) 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著; 黄灿然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214-05608-5
I. 羞… II. ①拉…②黄…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052 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48

SHAME

Copyright ©1983, Salman Rushdi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羞耻
著 者 萨尔曼·拉什迪
责任编辑 柴文静
文字编辑 李 勇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同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08-5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逃离母国 001

- 第一章 升降机 002
- 第二章 鞋项圈 015
- 第三章 融化的冰 032

第二部 决斗者 045

- 第四章 幕后 046
- 第五章 搞错的奇迹 058
- 第六章 决斗 075

第三部 羞耻、好消息和处女 095

- 第七章 脸红 096
- 第八章 美女与野兽 124



第四部 十五世纪 149

第九章 亚历山大大帝 150

第十章 戴面纱的女人 168

第十一章 一个被绞死的男人的独白 190

第十二章 稳定 208

第五部 审判日 229

230 时代 第一卷

230 国家 第二卷

230 水 第三卷

240 各中实

240 国家 第四卷

240 国家 第五卷

240 国家 第六卷

280 文似海皇帝抄

280 国家 第七卷

280 国家 第八卷

第一章

T 升降机

The dumb-waiter

国世离数2

偏远的边境市镇Q镇，从空中俯视，酷似一个不成比例的哑铃。从前，那里住着三位可爱又相爱的姐妹。她们的名字……可是，她们从未使用过的真实名字，犹如那批精致的家用瓷器，在她们遭遇共同悲剧的那个夜晚之后，便锁在橱柜里，最终被遗忘，使得从沙俄的加德纳陶瓷厂^①买来的全套1000件餐具变成神话，她们几乎不再相信其真实性……我不应再耽搁了，三姐妹姓沙克尔，按照年龄顺序，人们称呼他们为楚妮、慕妮和布妮。

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去世了。

老沙克尔先生死时，已做了18年鳏夫，他养成一个习惯，总是把他居住的市镇称为“地狱洞”。在最后一次神志迷糊期间，他不断讲些基本上难以理解的独白，家仆们从他这胡言乱语中，听出大段大段的下流话、誓言和咒语。他声音激烈，连床头的空气也沸腾起来。在长篇大论中，这位痛苦的老隐士反复宣泄他一生对故乡的仇恨，一会儿呼唤恶魔来摧毁街市周围“乱

^① 英国人加德纳1765年在莫斯科兴建的一家陶瓷厂。

七八糟”的暗褐色低矮房屋，一会儿把粉刷得冰冷整洁的军营区往死里骂。这两处，旧镇和军营，构成这座哑铃形市镇的两个球状。前者是被殖民的原住民聚居区，后者是外来殖民者英吉利（也即英国）绅士们的聚居区。老沙克尔对这两个世界厌恶极了，多年来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大宅位于一个宽敞的广场附近，刚好跟街市和军营保持相等的距离。它往内望，面对一个井形的昏暗大院。大宅仅有几扇向外望的窗子，弥留之际的沙克尔先生透过其中一扇，得以凝视那座帕拉第奥式酒店的圆顶，酒店耸立在军营区那些不堪入目的街道之上，像个幻影。酒店内可见到金痰盂、穿铜纽扣制服戴侍应帽的蜘蛛猿，和每晚在刷灰泥的舞厅里表演的正规管弦乐队，还有四处蔓延的奇异植物、黄玫瑰、白木兰和高至屋顶的翡翠绿棕榈树——总之，这就是豪绅酒店。酒店圆顶那时已经有了裂缝，却依然闪烁着，难掩它劫数难逃的短暂荣耀所焕发出来的令人生厌的傲气。穿套服和短筒靴的英国军官、系白领带的平民和留鬃发、眼神饥渴的女士，每夜都会从平房里出来，聚集在酒店圆顶下跳舞，分享色彩缤纷的幻觉——而事实上他们只可勉强称为白，甚至很灰，这得归因于石头般的炎热晒坏了他们原已蒙上一层晦暗的皮肤，还得归因于他们习惯在正午眩目的烈日下喝浓郁的勃艮第酒，而不大理会他们的肝脏。老沙克尔听着金色酒店传来帝国主义者的音乐，音乐在一片绝望的欢乐中透出沉郁，他忍不住用粗大而清晰的声音诅咒这座梦幻酒店。

“关窗，”他喊道，“免得我临死还听到噪音。”老女仆喀什马特·比比把窗关牢，他才略感放松，于是倾尽剩余的精力，挣扎着从临死的谵妄中安静下来。

“快来，”喀什马特·比比从房里跑出来，呼喊老头的女儿们，“你们老爸快要去看魔鬼了。”自绝于外部世界的沙克尔先生，这时候已把死前独白的怒火，转到自己身上，对着自己的灵魂发出永世的痛骂。“天知道他恼火什么，”比比绝望地说，“他一定是中了邪。”

这跛夫是在帕西裔^①奶妈、基督徒保姆和严厉道德的帮助下，养大这三

^①为躲避穆斯林迫害而从波斯逃至印度的波斯拜火教徒后裔。

姐妹的。这严厉的道德精神，基本上源自穆斯林，不过，楚妮常说，他的刚硬，是太阳晒出来的。三姐妹被关闭在迷宫式的大宅内，直到他临死前。她们实际上未受过教育，被禁锢在闺房里，靠创造秘密语言和幻想男人脱光光是什么样子来取乐。她们在发育期，会把生殖器想象成洞孔，好让她们把乳头舒服服塞进去，“因为，”她们晚年常常惊讶地提醒彼此，“那时我们以为，乳房是用来受精的。”永无止境的禁锢，使三姐妹结下亲密无间的纽带，后来再无法完全割断。每逢黄昏，她们会坐在窗前，隔着格子垂帘，凝望大酒店的金色圆顶，被神秘的跳舞音乐吸引得摇晃起来……有谣言说，在困顿而倦怠的下午，她们会慵懒地摸索彼此的身体；而在夜里，她们则会编织神秘的符咒，希望她们的父亲早早死去。但是，恶毒的舌头有什么不敢说呢，尤其是关于男人色迷迷的眼睛看不到的美女们。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是真的：远在发生婴儿丑闻之前几年，三位怀着处女的抽象激情、渴望拥有孩子的姐妹，曾达成秘密协约，誓要三位一体，以她们青春年华的亲密无间厮守终生，哪怕是有了孩子。即是说，她们决心共同拥有孩子。一个卑鄙的说法，但我不能证明或否认：据说，协约是写下来的，三位与世隔绝的姐妹还把她们的经血混合起来签字，然后把协约书烧掉，只让它保存在她们记忆的深处。

但是，在未来20年中，她们将只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将唤作奥马尔·海亚姆。

这一切都发生在14世纪。当然，我用的是伊斯兰纪元历法^①：别想象这种故事总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时间不像牛奶可以搅得那么均匀，那些地区直到不久以前，都还处于1300年的笼罩之下。

当哈什马特·比比对她们说，她们的父亲已到了最后时刻，三姐妹便穿上最亮丽的衣服去看他。她们发现他正攥着奄奄一息的羞耻的拳头，喘着傲慢而阴暗的气，恳求真主把他永远发配到“哲罕南木”的边陲，也即“火狱”的荒漠里去。接着他便一声不吭，大女儿赶快提出她们三个年轻女子唯一关

^①伊斯兰纪元等于公元622年。

心的问题：“爸爸，我们很快就会有大把钱，不是吗？”

“娼妓，”临死的老头诅咒道：“别指望。”

在老沙克尔说完粗言秽语就一命呜呼之后的翌晨，每个人都以为沙克尔家族的运气之船正扬帆驶过的深不可测的财富之海，但是到头来却证明是一个干巴巴的火山口。数十年来，他用强制性的家长式外表、可恶的脾气和虚张声势的傲慢（这倒是他留给女儿们最阴毒的遗产），成功地遮掩了他不善理财的毒太阳。毒太阳现已吸干了所有现金的汪洋，使得楚妮、慕妮和布妮要把整个服丧期，用于清理他的债务。债主们从不敢在老头有生之年来催逼他，但是，现在他们拒绝多等哪怕一刻钟，坚持连本带息立即偿还。三姐妹不得不走出长期以来的隔绝，露出名门之后的不屑表情，冷眼看着这群秃鹫扑向她们父亲挥金如土的腐尸；又由于她们成长以来，金钱就是被禁止与陌生人谈论的两个话题之一，是以她们连债主拿来的文件也懒得瞄一眼，就签字把财产散掉。最后，家族在Q镇周围的辽阔物业，全部失去，包括那个基本上贫瘠的地区中的85%仅有的优质果园和肥沃农田。三姐妹只剩下难以管理的深邃大宅，大宅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杂物，游荡着几个拒绝离开的仆人，他们不走，并非出于忠心，而是出于长期监禁在大宅里，畏惧外面的世界。而且——这也许是出身高贵者的普遍做法——她们决定举行一个派对，来迎接她们的破产。

到了晚年，她们彼此追忆那个臭名昭著的盛会之夜，依然喜形于色，恍若回到青春时代。“我在军营区印了请帖，”楚妮会坐在一个残旧的木摇椅上，开始对身边的两个妹妹忆述。讲从前的冒险，她高兴得咯咯笑，继续说：“请帖多有气派！浮雕图案，烫金字母，卡片硬得像木板。简直是当着命运的眼睛吐痰。”

“也是对着我们死鬼父亲紧闭的眼睛吐痰，”慕妮补充说，“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羞耻行为，一种憎恨，证明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意志已经失败。”

“就像，”布妮接下去说，“我们的破产证明他在理财方面也失败了。”

最初，她们似乎觉得父亲临死前的羞耻，源自他知道家就快破产了。不过，后来她们开始考虑一些较不平凡的可能性。“也许，”楚妮揣测，“他在临死前看到了未来的景象。”

“好啊，”两个妹妹说，“他知道他会死得悲惨，就像他让我们活得悲惨。”沙克尔三姐妹要踏入社会的消息，迅速在全镇传播开来。在那个期待已久的晚上，一批音乐天才入侵古屋，他们的达姆比三弦琴、萨兰达六弦琴、芦笛和鼓，使古板大宅20年来第一次充满喜庆的音乐；大群面包师傅、甜品师傅和点心师傅鱼贯而入，他们扫光全镇商店的柜面，带来大量食物，堆满色彩缤纷的庞大帐篷，帐篷设在大宅大院，镶镜的内部出色地反映各种布置的光彩。然而，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父亲种植在女儿们骨髓里的势利，已致命地传染宾客名单。三姐妹镀的金请帖成为镇上话题，Q镇大多数居民发现他们未获三姐妹青睐，原已感到奇耻大辱；现在，三姐妹除了鄙下之罪，又多了一项尊上之罪，因为居民们看到她们干下极端无礼的勾当：请帖竟无视本地名流的门前地垫，直奔英国人的军营区，跑入老爷们的舞厅。这个长期被视为禁地的门户，依然对所有当地人关闭，除了少数例外；可是，过了豪绅酒店的鸡尾酒会时刻，一大群穿制服和跳舞服的外国人涌到大宅来探访三姐妹。帝国主义者！——灰皮肤的老爷和他们戴手套的夫人！——声音粗嘎，一派傲慢，鱼贯进入镶镜的大帐篷。

“有酒喝，”老大娘楚妮缅怀，对着回忆中的恐怖场面愉快地拍手。但是，缅怀总是到此为止，接下去三位姐妹便都令人不解地含糊其辞，因此我也无法澄清在流逝的黑暗岁月中，有关那次派对的稀奇古怪、林林总总的传说。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难道几个非白人宾客——当地地主和他们的妻子，从前他们的财富跟沙克尔的万贯家产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竟会憋住一肚子怒火，齐齐站在那里，阴沉沉地望着寻欢作乐的老爷们？难道他们竟然只待了几分钟就同时离开，连半块面包也不吃，一粒盐也不沾，置三姐妹于不顾，拱手把她们让给当权的殖民者？三位眼里闪烁着锐光和兴奋火焰的姐妹，怎么有可能默默无语从一个军官走向另一个军官，仿佛在度量他们的尺

寸，仿佛在检查他们的浓胡子是不是够光亮，仿佛在从不同角度评估他们的上下颚？接着（据传说），她们，沙克尔三姐妹，竟然齐齐拍手下令音乐家们演奏各种西式跳舞音乐：小步舞曲、华尔兹舞曲、狐步舞曲、波尔卡舞曲、加伏特舞曲，舞曲从演奏大师们被激怒的乐器里迸发出来，都带有恶魔般的催命力量——难道这也是真的吗？

他们说，舞会通宵达旦。这种丑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刚失去父亲的三姐妹难以见容于社会，但是，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在派对结束不久，在满肚子火气的天才们离去，以及堆积如山的剩余食物散给了野狗之后（高贵的三姐妹不许把用来招待贵宾的食物分给穷人），Q镇的各处街市便谣传，鼻子朝天的三姐妹中，有一位在那个狂野之夜怀孕了。

羞耻啊羞耻，红罂粟般的羞耻！

但是，即使沙克尔姐妹有任何丢脸的感觉，她们也不露声色。她们反而差遣拒绝离去的仆人之一哈什马特·比比进入Q镇，去委托全镇最出色的巧匠，一位叫做阿古柏·巴洛克师傅的人办事，并在天赐五金店采购了最大的进口挂锁。挂锁无比巨大和沉重，哈什马特·比比只得租来一头骡子，驮它回家。骡主问女仆：“你们公主要这么个大锁干吗？都已经被人侵犯了。”哈什马特横起双眼以示加重语气，答道：“穷鬼，愿你孙子往你墓头上撒尿。”

受雇的阿古柏师傅，被老瘪婆的极端镇静唬住了，在她的监督下卖命地工作，不敢吭一声。她让他建造一个奇怪的墙外“哑侍者”，也就是升降机。升降机大得可容纳三个成人，通过一个机械化的滑轮系统，可把物品从街道吊到大宅上层楼房，或从楼上吊到街道。哈什马特·比比强调说，整个发明物一定要造得如此这般，大宅居住者使用时无需从任何一个窗口露出身影——倒不如说，连一个小手指也不让人瞥见。接着，她说出一系列不寻常的保安设计，让他装到古怪的机器里。“这里，”她指示道，“请做一个弹簧松脱器，可从屋内按动。一碰，它就会使整个升降机的底部倾倒过来，像这样。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装几块暗板，可以射出锋利无比的18寸的刀片。保护我家小姐们，不让任何人闯进来。”

这么说来，升降机是暗藏很多秘密了。师傅完成工作，连沙克尔三姐妹的半个影子也没见着，就在几个星期后死去了。他在一条臭水沟里打滚，猛抓肚子，往污泥里吐血。有谣言说，是三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毒死他，以免他泄露这件最神秘的工作的内情。不过，公平地说，这件案子的医学证据表明，上述说法很不可靠。阿古柏·巴洛克的阑尾部位偶尔发疼已有一段日子，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死于正常原因。他死前的阵痛，并不是想象中的杀人三姐妹神不知鬼不觉下毒所致，而是真实地死于平淡无奇但可致命的腹膜炎，或诸如此类的病。

有一天，沙克尔姐妹的最后三个男仆人用力推动，关起那两扇铜雕硬柚木大门。就在孤寂的大门把三姐妹禁锢起来，在以后半个世纪再也未开过之前，外面一小群好奇的居民瞧见一辆手推车，手推车上搁着那个象征她们隐居的特大挂锁，闪着晦暗的光。大门关闭时，巨锁挂上的声音和钥匙转动的声音，宣告闹闹的三姐妹和她们的仆人，从此要开始过一种不可思议的幽禁生活。

原来，哈什马特·比比最后一趟进镇时，在当地主要几家提供货物和各种服务的店铺留下一批密封信，里边有详细的指示。于是在特定的日子和时辰，便有指派好的洗衣妇、裁缝、补鞋匠，以及经过挑选的各式小贩，来到阿古柏师傅的最后杰作前。小贩送来肉类、水果、男子服饰用品、鲜花、文具、蔬菜、豆类、书籍、无汽饮料、有汽饮料、外国杂志、报纸、药膏、香水、梯、一条条用来刷牙的桉树皮、香料、淀粉、肥皂、厨房用具、画框、扑克牌和乐器的弦。他们发出暗号，升降机会嗡嗡响地降至街道的水平线，带来各种指示。沙克尔三姐妹用这办法，得以完全、永远地退避这个世界，按她们自己的意志重返曾在父亲死后非常短暂地庆祝过其结束的隐居式生活。她们的安排是如此傲慢，以致她们的隐居似乎不是出于悔罪，反而像是出于自豪。

这里有个微妙的问题：她们如何付钱？

笔者原已不得不把很多问题留在未予回答的模糊状态，但是，为了表明我有能力在绝对必要时给出明确的答复，我只好怀着某种尴尬代表

她们披露：哈什马特·比比把最后一封密信送到镇上最不是味道的店铺门口，在那里，《古兰经》对高利贷的约束毫无作用，货架和贮存柜在无数腐朽的历史残渣不断累积起来的重压下呻吟着……该死的东西。还是把话说白吧——她到当铺去。而他，永不显老、瘦如铅笔、睁着纯真的大眼睛的当铺老板查拉克老爷，在夜幕掩护下，按照指示，不久便来到升降机前，评估他所见的升降机里的物品的价值，然后按市价约 8.5% 买下这些不可赎回的珠宝，并当场把现金送到寂静的大宅里去。即将诞生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三位母亲，就这样把她们仅剩的资本——过去，拿来采购未来。

但究竟是谁怀的孕？

大姐楚妮，还是中间的慕妮，抑或小妹布妮？——没人知晓，就连被生出来的孩子本人也不知道。她们是绝对地抱成一团，谨小慎微，不容有任何疏忽。不妨想象：她们让仆人们对着《古兰经》发誓守密。仆人加入她们的自我禁锢，直到死去的时候才裹在白布里离开大宅，当然是经由阿古柏·巴洛克建造的路线。在整个怀孕期，她们从未召过医生进入大宅。而在怀孕的过程中，三姐妹知道，不设防的秘密总能从门底下，从钥匙孔或一扇敞开的窗子走漏，直到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秘密但却没人知晓是如何传出的……所以，我重复，三姐妹发挥她们最突出的性格，也即独一无二、感情强烈的团结。她们假扮整个怀孕期的各种征兆，只要其中两人装出个什么模样，第三个就会照做。

虽然楚妮和布妮相差 5 岁，但是这个时候，通过穿相同的衣服，加上她们异乎寻常、细加选择的生活所催生的难以说清的效果，三姐妹的外貌竟然愈来愈酷似，就连仆人也分不清谁是谁。我曾把她们称为美人，但她们并不是那一带的诗人们所迷恋的脸如圆月、眼如杏仁的美人，而是下巴坚固、体格健硕、迈着大步的女人，带有一股几乎是压抑的逼人魅力。现在，三姐妹的腰身和胸脯开始同时丰满起来。如果其中一个早晨害喜，另两个人便开始呕吐，她们的同时感应丝毫不差，很难说清是哪个肚子先动。她们的子宫也是一模一样地随着怀孕期的届满而鼓胀起来。无疑，这一切很可能都经过筹

划，有某些实物的帮助，例如垫子和填塞物以至迷幻药；但是我有个不可动摇的看法，我认为上述分析未免太小看了存在于三姐妹之间的爱。我可以发誓，她们是如此衷心地希望跟姐妹一齐成为母亲，一齐把未婚怀孕这一公开的羞耻，转变成拥有梦寐以求的集体婴儿这一私人的喜事，以致——一句话，其中两姐妹跟着真妊娠的姐妹一齐有了精神性假妊娠；她们行为的一致性，则表明某种心灵相通在起作用。

她们在同一间房睡觉。她们同时忍受同样的渴望——杏仁蛋白软糖、茉莉花瓣、松仁、烟土；她们的代谢率的改变也相似。她们的体重也开始一样，并在同一时刻感到疲倦，每天早晨一齐醒来，恍若有人按钟。她们感到相同的疼痛：在三个子宫里，一个婴儿及其两个幻影同时踢脚和翻身，其精确度犹如训练有素的歌舞团……受同样的苦。我甚至要说，三姐妹完全取得了被视为来临的孩子的共同母亲的权利。我甚至不想猜测是谁，当其中一人分娩了，谁也没看见是哪个的羊水破了，也没看见是哪只手从里面把卧室的门锁上。没有任何外面的眼睛目击三姐妹两假一真分娩的过程；或其中一位从狭道似的双腿间露出那个私生子时，另两个空大肚如何也跟着泄气；或何时一双手抓起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足踝，将他倒转提起来，然后猛拍他的屁股。

我们的主人公奥马尔·海亚姆首先在那座庞大无比、房间多得无从计算的古宅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睛，倒转着，透过敞开的窗口看见地平线上不可能存在的山脉的可怕峰顶。他三个母亲中的一个——但是谁呢？——曾抓住他的足踝，把第一口呼吸击入他的肺里……接着，仍在凝望着倒转的群峰的婴儿，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当喀什马特·比比听到钥匙在房门转动的声音，便带着食物、饮料、新被单、海绵、肥皂和毛巾，怯生生地走进房间里。她发现三姐妹一起坐在她们父亲死去时所躺的宽敞的床上，这是一张巨大的四柱床，周围的护栏雕刻着几条蛇，蛇身蜿蜒缠绕到床罩上锦织的伊甸园。三姐妹全都脸色羞红，浮现只有一个母亲才有的快乐。婴儿被递来递去，吃完这个奶就吃另一个，六

只奶没有一只是干的。

小奥马尔·海亚姆逐渐意识到在他诞生前后，曾发生某些不合常规的事情。我们已知道“前”，至于“后”：

“我完全地，”大母亲楚妮在他七岁生日时告诉他，“拒绝在你的耳边低声说出真主的名字。”

在他八岁生日时，中母亲慕妮吐露：“绝对没有给你剃头。这么黑的漂头发，没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剪这头发，绝没有。”

在刚好一年后，他的小母亲露出一脸严肃。“在任何情况下，”布妮宣布，“我都不允许切除这包皮。哪有这样的事？这可不是剥香蕉皮。”

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进入一个没有受惠于伤害身体、理发或神的认可的生命。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残疾人。

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生于一张死人床，床上除了挂着帘幕和蚊帐外，还悬着临死时使自己陷于地狱边陲的外祖父的鬼影；他第一眼看到的奇观是一条颠倒的山脉……从最初的日子开始，他就被某种倒置的感觉折磨着，一个倒转过来的世界。他还被某种更糟糕的东西折磨着：他恐惧地觉得，他生活在世界的边缘上，如此接近，好像他随时会跌下去似的。从大宅上层窗口，小孩奥马尔·海亚姆透过一个旧望远镜细察Q镇周围风景的虚无，令他相信他一定处于万物的边缘，并相信越过地平线上的不存在的山脉，一定是他夜里做噩梦时每隔一会儿就开始掉进去的那片大虚无。噩梦最令他忧心的一面，是沉睡感，在这种状态中，他总觉得他跌进虚无里是有点合理的，觉得他配不上有更好的下场……他在蚊帐里醒来，大汗淋漓，甚至由于意识到他的噩梦是在告诉他不用而失声尖叫。他不喜欢这种消息。

就在半成长期的岁月里，奥马尔·海亚姆做出永不逆转的决定：缩短睡眠时间。这是一个毕生的努力，结果，到了他妻子忍无可忍的时候——但是，结果不可先于开始和中间，尽管最近的科学实验向我们表明在某些类型

的封闭系统中，在紧张的压力下，时间可以被说服回溯，使得结果先于原因。这种毫无用处的先进，正是讲故事者所必须不予理会的；何等疯狂啊！他去到每晚只睡40分钟就足以使他恢复活力的程度，也就是俗语所说的一个盹儿。他还这么年轻，就做出令人吃惊的成年人的决定，摆脱讨厌的噩梦的现实，逃入稍微可接受的日常生活的幻觉，他那醒着的生活！“小蝙蝠，”他三个母亲在听见他夜间拍翼飞行于大宅数不清的房间时，这样容忍地唤他。他肩上披着暗灰色的披风，保护他免受冬夜寒冷的侵袭。至于他后来变成一个戴帽的十字军战士，还是穿斗篷的吸血鬼，变成“蝙蝠侠”还是“吸血僵尸”，就留给读者决定好了。

（他的妻子，也即拉扎·海德将军的长女，也是一个失眠者；但是奥马尔·海亚姆的失眠不能跟她相提并论，他失眠是刻意的，而她，愚蠢的苏菲亚·齐诺比亚，则躺在床上用拇指和食指压合眼睑，仿佛她能通过睫毛把意识挤出来似的，就像挤出尘埃或眼泪。她燃烧、煎熬，就在她丈夫出生和丈夫的外祖父死去的房间，在雕着蛇、绣着乐园的床边……该死的不听命令的时间！我立即命令这个死亡场面退避一侧；快变！）

10岁的时候，小奥马尔已开始对西面和南面地平线上集拢的保护性的群山心怀感激。不存在的山脉：你将无法在你的地图上找到它，无论是多么大型的地图。毕竟，地理学家有他们的局限。小奥马尔迷恋上一个闪闪的、神奇的铜制望远镜，是他从堵塞在家中无比丰富的物件中掏出来的。他总是意识到，在每夜流动于头顶上空的银河里的繁星中，居住的任何硅制怪物或气体怪兽，若看到他那张人人赞不绝口的星象图中所列的名字，一定会认不出它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私底下给我们的山脉命名，”他一辈子都这么说，“总有我们自己的理由。”

居住在群山中的强悍的细眼睛部族，也把山脉称为“天堂的屋脊”。这些部族人，偶尔也可以在Q镇街道上见到（相比之下较懦弱的Q镇居民，则越过街道回避部族人散发的山里的恶臭和莽撞、粗鲁的胳膊）。山脉，事实上整个地区、甚至Q镇本身，隔一段时期就发生地震；这里是不稳定地带，